

重論文齋筆錄

重論文齋筆錄卷三

蕭山王端履輯

道光己亥秋先繼妣周太宜人患癰垂篤

端履

每夜

四鼓起視湯藥一日行至廳後覺寒氣一縷由足心

直注小腹卽蹲伏不能行先慈大故後遂昏迷不省

人事明年二月始能杖而後起而家穉穀弟

端蒙

又

去世矣撫景傷懷情殊惘惘適座間懸蘆雁一幅因

題其幀首曰惆悵鴿原痛弟亡何時風雨再連牀江

頭轉瞬蘆花白忍向雲中看雁行垂死病中驚骨肉

少陵詩句最關情傷心五十年前事重仰遺容悵紫

荆乾隆丙午庚戌先祖考孫雲公及先叔祖考世揚公相繼逝世先君囑畫師繪鵲原風雨小影朝夕供奉屋外紫荊數株蓋無情燕子鬧春華根觸予懷

蔡養堂丈英所布也

百感除舊句而今須改定棣棠不種種梅花

其十里梅花一草堂圖余應以四絕中有弟囑題

他年得遂連牀約不種梅花種棣棠句

年十五時戲作湘湖竹枝詞上下平韻三十首

先君見之頗心喜爲題一絕於其上云錦纜牙檣工

部句荷花桂子屯田詞誰知見慣湘湖景也譜商聲

唱竹枝幼時吟咏稿久無存偶然記憶一二不忍棄

去錄之於後越王城上白雲齊越王城下雨淒淒一

棹跨湖橋外泊綠楊兩岸鶉鳩啼十里烟波兩劃開

我南君北共徘徊白蘋洲外逢僧話知自楊岐寺裏

來

陶鳬亭先生壓烏山寺題壁有望到白蘋洲外路買魚船載一僧歸余幼時尚及見之今已無存矣

櫻笠芒鞋小暑初梅風如翦碎菰蒲少年邀喫楊梅

去行過頭湖到二湖湖鏡如揩浸碧虛一枝柔櫓蕩

芙蓉竹篙輕傍漁舟插要買新鮮杜父魚

杜父到處有之出湘

湖者尤佳湖心三月水鱗鱗湖面花開盡白蘋採得純絲

全不滑祕傳煮法要瞞人

菰菜雜生蘋藻間不可辨認惟土人能識之春時採

摘沃以沸湯方能柔滑其法祕不傳人

雲影空濛露一斑峯頭妝束翠

如鬟到來湫口須拖壩且看隆興寺後山脩竹根從

石罅穿綠陰罨畫鎖寒烟掘來貓筍論觔賣醃菜蒸

湯味最鮮裏湖深處卽山家山骨玲瓏一徑斜竹簷  
插腰垂似橐滿山兒女採新茶春水初生繫短篷錦  
鱗發發藻叢叢蕤鱸何預秋風事試約張翰到浙東  
余原句云蕤鱸美不減吳中張翰何曾到浙東先南  
陔師云句則佳矣而未諸音韻也翰字季鷹當作平  
聲入十四寒韻與翰墨之翰迥異端履服膺此訓五  
十年矣回憶函丈親承事如昨日而音容已渺不可  
追言之  
癡騃稚語見笑大方然令今日搦管轉不能  
如此真率也

先君嘗言作詩須從溫李入手方能工細而免粗豪

故

端履

少作皆緣情綺麗然恐見譏大雅未嘗存稿

也偶檢敝篋尚有四律追憶往事頗寓寄託不忍付

諸焚如附錄於此太息年華似水流重門落葉易驚  
秋臨風每被輕寒襲看月都因小病休團扇情懷圖  
蛺蝶麻衣身世託蜉蝣自憐不及西飛燕得仗春光  
入翠樓只隔形骸不隔思黃昏人靜畫簾垂生憎小  
字名桃葉最怕新泥浣藕絲水漾文魚偏宛宛香熏  
睡鴨故遲遲一樽醉後添惆悵辜負參橫月落時闌  
干十二靜無塵只有游絲罨落茵春夢攪人多不醒  
風懷似爾竟難伸鶯梭織柳成金縷燕翦叉魚得細  
鱗九十匆匆花事了醪醖潦倒問前因疎狂深悔少  
年場作事原應忌角張詞調漫填青玉案堂名翻誤

鬱金香不禁憔悴同河柳况復光陰過海棠綺業而  
今歸解脫白魚紅豆兩相忘

海豔海中小魚也曝乾大僅如米粒甬東人目爲珍  
味苞苴致遠意頗矜貴然食之不過較勝蝦米一籌  
慈谿姜西溟太史咏琴魚而兼及之云儂家本住扶  
桑東扶寸的皪連杈筒海豔之味將無同勿訝鄉物  
輕比儼爲公多致爲佳耳他日徵公海豔詩但言此  
心已馳彼未免傲人以所不知耳亦如吾邑楊梅味  
誇獨絕士大夫多以未經嘗試爲憾然酸甜相雜見  
慣甚覺平平未能動人食指也又如張翰莼鱸相傳

韻事純固佳品至鱸魚味極薄劣何至有秋風之興  
近有松江人以醉鱸見貽者啟之乃杜父魚也魚皆  
二腮惟杜父魚四腮耳食者流傳聞不實遂謂鱸皆  
二腮惟出松江者四腮是誤認杜父魚爲鱸魚可發  
一粲杜父魚最鮮嫩然只宜蒸食糟之便失真味至  
莼菜春時嫩芽極爲甘滑生熟俱可食至秋新  
芽重發土人無食之者始  
轉販吳都羣誇異味耳

明湯

紹恩

爲吾郡守於三江口建閘二十八座

名應宿閘

以時蓄洩旱潦有備歿後郡人於閘旁建祀春秋祭  
之其祠聯云鑿山振河海千年遺跡在三江續禹之  
緒鍊石補星辰兩月成功當萬歷于湯有光係徐天



池渭

筆最爲警切

萬歷云者猶言萬年云爾非神宗年號也後果應其言

蔡陸士秀才

名衡

貽予同邑任硯鄰使

國任

詩稿

卷首列予題語不屑模山範水而纏綿悱惻字字從至性至情中流出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吾於硯鄰詩見之矣云云當時草率應酬久不復關懷詎意不棄葑菲並登梨棗因重讀其詩一過五言如蟹簪棹聲急漁磯燈影涼山疊飛雲石池通夢筆泉一寒猶范叔多病似維摩愁多詩意澀歲暮客情深七言如天涯晤對梅爲主客裏相親燕亦賓雄心似墨磨常短鄉思如麻續愈長情類蛛絲多結網事如

鴻爪暫留痕燈卻有情能送影髮緣多恨易成絲皆佳句也

子勝其父名曰跨竈不知所解或云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卽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謂之跨過竈門夫後過於前以擬子過其父似爲較切

余家舊藏小字本說苑驗其紙色疑係元代印本惜作僞者割去刊刻年月致無從辨認耳或云凡宋刻書每行字數如其行數是本每頁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則非宋刻可知然古香馥郁亦可寶愛矣

池北偶談載吳江金文通公之俊生時母夫人夢神

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大拜後蕭山瞽

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衆駭笑已而

至日大驚曰此龍睛也當貴極人臣衆乃服端履案

陳生不知是何族人吾邑陳姓凡十餘族俱不聯宗徧詢故老無有

知者

阮芸臺師巡撫吾浙時建詒經精舍於孤山之麓選

士之好古力學者萃處其中相與講明雅訓兼治詩

古文辭刻有詒經精舍文集茲錄其吟物數首以見

嘗鼎之一臠云 牡丹洛陽金粉冠皇州品是瑤臺

月下留七寶裝來難著手百花初見總低頭香圍銀

鑰煙初重紅壓珠簾露未收記得宣和圖畫裏玉貓

相倚照珊瑚

胡緝

映葉輕盈暖更肥驚殘蝶夢認枝飛

玉顏易肖千金賦仙骨容披一品衣名重豈緣栽處

少價高方悟見來稀九天雨露恩原厚不用園林翠

幙圍

周聯奎

綠陰萬綠排雲撲眼前濃陰如水更如

煙林塘黯黯連三月門巷惜惜又一年芳草有情還

自秀落花無主倩誰憐攜尊遮莫鉤簾賞不放斜陽

到酒邊

孫同元

滿林幽翠滴巖廊小憩還憐綠野堂暮

景早從千嶂合午陰多占一分涼鬧蛾舊市聞桑剪

睡雨秋魂到石牀  
籬落無人清晝永  
菱雞獨自下迴

塘

張慧

諫果錫爾嘉名諫義長  
雙尖觸處露鋒鋦  
回

甘始覺中邊  
微微澀須教次第嘗  
臣直原來多苦口

儒酸留得沃剛腸  
要知藥石真同味  
賸有青青一段

香

江謝

茗花碧乳輕陰白玉泉  
此花開向小春前  
碾

戍飛雪偏宜月占斷  
秋風欲化煙小朶儘教青鳳啄

細香消受素濤煎  
阿儂肝膈清涼甚  
沾爾餘芳便醉

眠

顧廷綸

來訪秋光過慢亭  
采茶人去戶常扃  
滿林香

氣清於水一路繁花碎  
似星誰惜佳人在  
空谷劇憐

高會待山靈  
冥冥吾欲呼桑苧  
合爲名花再譜經

方廷

瑚

夕陽林梢渲染有無間  
髣髴烏衣巷口還初地

鶯花三月樹故宮金粉六朝山  
碧雲作意遲來友暝

色催愁上別顏記得紅衫高骨馬  
九變寒影上潼關

張鑑

一痕那比月輪圓  
斷續光浮接暮天  
雨後樓臺明

界畫花邊雲水共澄鮮  
偶依古驛垂垂柳  
漸逐行人

去去鞍殘笛數聲  
何處起儘教催上紫微顛

周聯奎

聽蟬蕭寥池館有餘清  
送到秋風第一聲  
野屋隔林

嘶雨重遠山森木叫雲輕  
來禽帖好看雙翼爾雅經

緇檢八名高拓吟窗聽未厭  
夕陽無際暮陰平

丁子復

柳暗槐深六月秋  
刁騷何處繭絲抽  
覺來吳苑三更

夢訴盡齊宮萬古愁煙暝雀窺涼露葉風疎人倚夕

陽樓蕭條便有江湖思繞屋清陰似水流

李方湛

落

葉飛來點點下秋空絕似寒烏西復東小閣乍添山

月白隔林全露寺門紅年光荏苒悲流水客路飄零

感短篷最是馬蹄閒踏處蕭條古戍夕陽中

朱王疎砧

聲斷隔天涯丹鳳城南第幾家夜靜玉階驚睡鶴曉

寒金井怨啼鴉刻成莫笑三年楮飄去猶隨八月查

海上扶桑日邊杏春風依舊燦紅霞

陳文述

方鏡正

色寒芒百鍊精寫形端合號方明淬來玉水宜旋折

安上蓮臺類削成地表霽開天皎皎庭中影滿月庚

庚緣知丈室澄觀處合矩原從我相呈

陶定山

一孟寒

水淨無埃生面從今爲別開未許磨將圭角去似曾  
照過壁人來神光半吐先輸膽皓魄微稜自蘊胎認  
取飛仙眸炯炯始知明鏡本非臺

胡敬

嘉慶辛酉壬戌間先君主杭州紫陽書院講席阮芸  
臺師時屏騶從過訪因出謁經精舍課卷囑爲點定  
故先君亦有擬作 夕陽落照銜山半欲遮錯疑初  
旭上窗紗樓頭塔影明雙寺屋角桑陰帶幾家野草  
烏衣飛舊燕寒煙紅樹點歸鴉夕陽惟有江南好只  
聽鐘聲不聽笳駒隙匆匆過若何餘暉猶自戀巖阿



桑榆事業慙垂翼遲暮心情懶飲河牛背影斜流水  
繞馬蹄聲急亂山多長繩一樣留難繫不負分陰是  
嘯歌 落葉蔭樾曾依綠滿叢停車猶愛晚林紅砧  
敲秦塞三更月帆冷吳江一夜風未肯借枝因擇地  
幾曾附木自飛空歲寒留得貞柯在好養根荄待化  
工柏翠松蒼健自如紛紛餘子付刊除塵根解脫還  
真樸眼界寬閒想太虛谷口人歸雲臥後山頭獵罷  
雁來初論以大樹封侯事且埽空庭伴校書惟綠陰  
詩四首成時先君頗自愜心後嫌於陰字尚未體會  
微至因改題曰新綠

同年嘉興沈西籬

壽原名爾振

寄書索所刻周易鄭注余

以二部贈之並答函云周易鄭注經丁小山臧在東  
張皋聞諸先生訂定精審不苟陳君扶正曾寫副本  
見示舍親陳春囑爲校定列入湖海樓叢書中甫經  
藏事而舍親下世僅得刷印數部內有數條尚需斟酌  
亦未及補改如小畜九三輿說輻釋文本亦作輹  
馬云車下縛也鄭云伏菟案說文輹車下縛也輹車  
伏兔也似馬易作輹而鄭易當作輹竊疑釋文鄭字  
下傳寫脫作輹二字不得蒙釋文本亦作輹之文遂  
改經輻字爲輹而注云伏兔也又井九二注坎爲水

上直與義不可通胡刻文選注引作上直魚案晉書  
天文志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與  
坎義相合知與字乃魚字之譌此必須改正者餘俟  
簽出續聞

沈嘉慶庚午舉人現  
官直隸廣平府知府

楊州鍾保岐明經

懷

有與阮芸臺師論鄉人儼一則

云阮雲臺學使寄贈浙士解經錄其中有擬作論語  
鄉人飲酒解一篇引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  
于房戶之間鄭康成注鄉人鄉大夫也爲据此鄉人  
飲酒卽儀禮之三年大比鄉飲酒立說最精而於鄉  
人儼之鄉人未經疏證余恐滋無識者之疑爲之申

其說曰鄭康成論語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卽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是也凡儺有三季春國儺畢春氣諸侯以下不得儺仲秋天子儺達秋氣天子以下不得儺惟季冬儺貴賤皆得爲故謂之大周禮序官方相氏只曰狂夫四人不名其職要亦胥徒之屬其曰命有司者大儺通於天下必有董其事者卿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儺亦其一事如今時出土牛各郡太守必盛儀從以隨其後謂之押春可見特古禮以大儺出土牛爲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於東郊爲

一令微有不同郊特性字或從禡文異義同謂之存  
室神者方相氏索室毆疫比戶爲之至孔子家則孔  
子行朝服立阼階之禮故謂之存室神皇侃疏以儺  
爲季春之儺失之孔融注謂恐驚先祖與郊特性合

端履

案吾邑俗例立春日令乞兒數十輩著伶人  
衣導土牛而行名曰春官想卽古之所謂儺也易  
儺而爲春官易黃金四目而扮演故事可謂失其  
義而陳其數矣

吾浙某科鄉試詩以月點波心一顆珠爲題予彼時  
有擬作一首藏之篋中已不復記憶已亥春日偶檢

得之不忍棄置錄之於後波淨中心澈秋宵月滿湖  
四圍凝曉鏡一顆浸明珠雲共消銀漢冰同映玉壺  
清澄天上下圓折水縈紆驪嶺探難得蟾光近卻無  
皎潛翻皎潔免顧轉模糊七寶涵羣動千潭悟萬殊  
景星昭 聖壽瑞靄溢 皇都

吾邑朱君國珮之孝行夫人而知之矣其七十壽辰  
子孫欲捧觴稱慶君固止之曰若能得王某一言飾  
諸屏幃勝於祝嘏之辭不已多乎余感其意爲撰朱  
孝子書事曰孝子姓朱氏名璉字國珮蕭山桃源鄉  
人少孤善事母母奉佛謹有族子爲僧普陀說母附

舟渡海禮大士母欣然往孝子病不能從日夜念母  
嘔心血因臥聞有言颶風覆舟者驚起隻身走四百  
里至渡海處從逆旅主人得母所附舟主名及覆溺  
日月搏膺呼曰吾母死吾何用生矣踊無數將自沈  
於海初孝子扶病出門家人慮力不任遣鄰某尾之  
及奮身欲投尾者適至自後力持告以相從死無益  
不若求母屍歸葬孝子然其言顧天水極望不可蹤  
跡焚鑪楮禱於神痛哭號籲沿海匍匐見似目瞿或  
累日不食至蟹浦虬蛟疾大作踣地幾絕有嫗飲以  
漿少定問其故歎息曰孝哉吾居海濱久矣歲覆舟

千百未聞有獲屍者若母之溺距岸不可里計屍能  
逆流上耶雖然幸遇我若歸詢若母衣履以來吾子  
業漁於海當爲若物色之冀萬一得孝子稽顙謝趣  
歸詢母服履具識之將往倦而假寐夢至一所風日  
慘淡不類人世彷彿見母言吾已抵岸收我勿遲也  
驚寤卽行未抵蟹浦里許有揭書草亭言海中獲屍  
狀所著履繡雙鸞孝子曰非吾母履耶審揭者姓名  
謁其家主人出飲漿媼也視而愕曰孝哉吾始憐若  
垂斃然紿若歸耳若去三日吾子方漁有屍隨潮入  
沙尾不復下吾易衣履而棺之藏所易以俟求者信



若母耶出示之符所識而多一半臂衣孝子疑母平日不衣半臂又歸問之婦婦泣曰姑臨行奉以備盥櫛不意遂襲之也孝子曰信矣復返偕嫗子至棺所卽前禱神地也焚楮迹尚在距母溺一月餘矣啟視面如生孝子憑屍大慟血淚俱竭卒奉歸以葬觀者如堵牆皆爲隕涕嘖嘖稱孝子事在乾隆癸巳距今五十有一年孝子年七十矣教子孫力耕爲食娒娒畏謹語及其親負罪引慝淚承睫不可止庶幾終身慕者

端履

言面如生者此文修飾之辭耳焉有屍沈

海中而尚能如故者乎孝子言可證有三一繡履  
一半臂衣也三則吾母有隱疾此實而可據也然  
其文不雅馴故不具錄錄其所可言者

嘉慶甲子余與仁和周青上

雲熾

同以優行貢入成

均青上不久病歿詩文零落今僅得其表忠觀落成  
詩以誌事百韻錄之樓觀標忠順堂階又創垂考成  
宮已落誌事筆能摘青瑩輝新緒朱甍陋舊規重來  
瞻廟貌相與話興衰文泐中郎石銘鐫幼婦詞撝毫  
真吐鳳潑墨想丸麋鳥篆工飛帛雲書寫陟釐句應  
摩禹碣名直耀蘇碑血食知無旣神嚴共鑒茲陟開

金碧界忽煥冕旒姿俎豆馨香久江淮保障宜封壇  
栽古柏紀瑞產靈芝地攬明湖秀山圍故國奇壯心  
歌驥櫪京室慨龍釐五季乘除日羣藩竊據時英雄  
天眷顧德澤世淪瀾斬董軍威震誅劉霸業資臨安  
看崛起鎮海想敷施處處凋戈擾紛紛羽檄馳南閩  
希寶籙西蜀抗王師秉節江鄉靜安瀾海窟期舞干  
遙應化執帛竟相隨紀績延來世蜚聲訖遠陲地聯  
吳越廣星分鼓旗移啟宇金牛對傳家鐵券私潮頭  
回白馬陌上寄紅姬鳥記羅平滅人遺剡水思虎林  
棲得地龍阜路分岐十四花封跨三千鏡浪披事詳

青簡載身化白蓮疑勁勇兵難撼柔能衆所推錦衣  
歌抗隊玉帶度委蛇香暖旃檀護閭崇邸第支危幢  
環象弭惡浪鎮鴟夷仗劒寒霜穎開樓聳畫棖紙須  
紅袖振夢醒黑甜遲將吏銜仁惠臣僚頌孝慈階拋  
銅彈裂事憶粉盤欹鹵簿尊黃鉞衣冠拜赤墀妙因  
遷故址誠應奉新祠埽埴憑陶旂鉤繩任爾倖肆酬  
香火願僉動管絃悲建始辛勤備觀成景物滋莓苔  
先埽磴瓊玉漫堆盜旣竭登馮力深韜美富基鼉江  
方激鱣驚嶺入厓屢晚寺敲茶鼓前村望酒旗鴨頭  
聆欸乃魚鬣起之而櫟道車才去莎亭鶴正怡雙峯

霏杏雨二月采莼絲勝境斯爲最名區定屬誰夜歸  
花仗晚春逗錦城熙孰溯東陽蹟空傾北斗后菊邊  
來樸渥蕉底覆伊尼丑坐驚封薛寅階不剪茨蝸牛  
涎欲上鼯鼠跡頻窺夜月飛神鵲秋風走玉狸奉盛  
嗟奪享叫廟或聞嘻呵護靈恒庇趨踰禮自卑宮牆  
中葉圯修葺使臣司壯麗神威助經營意匠持選材  
皆杞梓守隊必熊羆爰令鳩功竣甯教捨鏤嬉縫增  
鴛瓦燦象豈蜃樓危快拂蠭蛸戶欣籠翡翠帷茱萸  
芬綺幔玳瑁飾文樨雲覆千層構輒過一線曦檐多  
排雁齒梁或亘虹髻館以琳琅合宮將紫翠累旌旂

標大木檠戟豎亭楣輪奐羣誇美雕鏤詎告疲魯邦  
分維觀晉室陋虎祁屋角重重隱廊腰曲曲迤金鋪  
含了鳥銀鑰鎖葳蕤柳綻垂隄線梅開寄隴枝鴉鳩  
飛格格麀鹿叫咿咿水色涵僧眼山光出顰眉坊前  
爭繫鷁館外共聽鸛祭肅三年裕軒當九達馘賀門  
來燕雀繞柱掣虬螭瑣闥原非舊庭楹又若斯蒲萐  
增几席繭栗進牲犧刳卬先成釁笙簧復妥尸舞宜  
題鷺翻罇必佐雞彝繡簋供香稻黃封奠薄醑四王  
延駿德萬禩集鴻禧靈秀鍾天目聰明是地祇魚鹽  
其利獨橘柚厥包惟文采詩書見殷饒戶口知板輿

何日返璧琬幾曾虧丹雘祠官守烝嘗子姓爲寶融  
原貴寵張軌絕支離納土良謨遠褒忠祀典追黃童  
皆拊育絳老解謳維脈系雲祊衍椒聊渠獲貽木應  
懸丙枕香不燕丁皮南國仍輪費西冷阻建麾殺青  
光邑乘妃白悵詩脾巧愧雕蟲技才慚吐綬辭只緣  
逢勝舉載頌落成詩

嘉慶己巳今協揆湯敦甫太宰時以編修丁憂里居  
重九日邀余同汪蘇潭吏部陶安生拔萃作登高之  
會見有聯句於吳越兩山亭壁者墨跡尚新而其人  
已不可見矣詩云扶杖難勝老病勞

田

重陽循例又

登高西陵雲黯千門靜江北幹風高萬木號海國帆

檣橫島嶼渠江城樓閣湧波濤消除豪氣添詩興西

點筆仍題此日糕田今亭已久圯原蹟不可問矣

又有注田字者復依原韻獨題一律云栽花種竹已

嫌勞况復登山百丈高暮齒依人憐白髮壯心籌海

挽烏號遙看東海雙峯色謂龕嶺二山曾聽西陵八月濤

莫怪盤飧供草草居然出楫有花糕想是署中幕賓

故有依人籌海之語

孟子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趙注當何脩治

是趙以治釋脩端履案脩與循古字通易繫辭德之脩也釋文脩



馬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循從也由也

見漢書武帝紀集注

爾雅釋詁循從由

同訓故得相轉注 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猶言

吾何由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比讀如樂記比于慢矣之比鄭彼注云比猶同也

孟子則之野則字邠卿無注閻百詩

若璩

引召誥則

至于豐謂古人有此句法

端履

案則猶乃也書則至

于豐言乃至于豐也孟子則之野言乃之野也月令

豺乃祭獸戮禽呂氏春秋季秋紀乃作則是其證此

節文義趙注最爲迂曲以善士爲善搏虎有勇名則

是馮婦未嘗改行與上節殆不可復意毫無關合

蓋發

棠之舉孟子雖行之當時必措置失宜有虛名而無實惠上下皆歸咎於孟子孟子深悔其事門弟子盡知之故陳臻先以不可復止之而不知孟子已決然不復也以望見馮婦爲馮婦見虎則馮婦二字當在望見之上趨而迎之攘臂下車文氣貫注不必更複馮婦二字於攘臂上矣古文注義當擇善而從正不必墨守一家也

嘉慶乙亥鄞縣紳士於學宮之西建祠祀錢忠節張忠烈二公而以後之左室祔祀全謝山先生旣成先君爲之記曰鄞全謝山先生負閎博淹貫之才仕焉而已教於其鄉論譔前哲成仁取義致命遂志之事以垂不刊而錢忠節張忠烈兩公尤其生平所樂道

者也夫兩公丁亡國之餘不大宅天命崎嶇山海至  
於喪元湛族義不返顧洪惟 聖朝寬大覆載同量  
愍其勁草之心勒諸史傳 錫之通謚學者聞兩公  
之名思考見其行事而諸家紀錄或隱約而不詳或  
牴牾而失實蓋殷頑迪屢明越之間筐篚竭於饋餽  
骨肉膏於鋒鏑室家毀於剝削之株逮民人愁痛固  
已多口隕問矣而且將帥之跋扈士卒之反覆同事  
者意見之抑違有覲面握手而不能相告以心者百  
年以降傳聞異辭宜其日就湮微也先生官史館時  
得金匱石室之藏證以耆舊聞見於忠節公則有神

道第二碑降神記畫像記年譜引葬錄題辭崇祀錄  
跋於忠烈公則有神道碑銘畫像記合祭文並按時  
論事鉤稽審覈而文筆足以達之然後兩公生平未  
白之志昭然光河嶽而揭日星不可謂非張中丞之  
韓退之段太尉之柳子厚也孟子言學所以明人倫  
朱子說中庸道其不行曰由不明故不行倫莫大於  
君臣兩公行之而君臣之倫明於當時先生言其所  
以行而君臣之倫益明於後世其有功於名教甚大  
嘉慶二十年春鄞人士卜地學宮之西建祠祀兩公  
而以其後之左室奉先生耐食焉法施於民則祀之

之義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祭於瞽宗鄭康成曰祭於學宮中也先  
生於學則南雷蕺山之傳也其著述則伯厚東發之  
儔也其餘事爲文章平視攻媿剡源清容所不屑道  
也古之所謂鄉先生者與宜祀於學又不僅在表章  
兩公矣

論語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注允信也因  
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  
所以長終也大禹謨孔傳以困窮爲天民之無告者永終謂天之祿籍長終汝身釋終字與包同是孔包皆以充義釋終王伯申釋詞允猶用也  
士冠禮廣終幅鄭注終充也

與書允釐百工允迪厥德庶尹允諧允蠢鯨寡並當  
作用字釋允執其中言用執其中也

端履

案用作虛

詞釋亦可作實義解中庸言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彼執是兩端此執是中義雖少異但用中於民與  
用執其中用字似無二義允執其中猶言執其中而  
用之或疑此三句文氣不相貫注不知允執其中乃  
諄勉之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頌禱之辭終者盡  
也

見釋名

竟也

見孟子

此天祿永終皇侃義疏云終

釋喪制

趙注

猶卒竟也言必至四海極盡而天祿方竟史記高祖  
功臣表年表載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

以永甯實本此意正言之猶云億萬年有道之長也  
此堯禪位之文當時自有一定之體式故舜禪位時  
亦以此命禹也

候選主簿樸生曹君像贊 嗚呼此吾友曹君樸生  
之遺像也君性和易無疾言遽色家庭雍睦不聞有  
詬諍聲簿籍出納未嘗刻意鉤稽衣服飲食不擇精  
麤溫飽而止楹軒剝落任其頽廢几案凝塵不加拂  
拭或有訥其疏畧者君一笑應之終不隨世俗爲轉  
移然家事不嚴而辦臧獲無所侵盜歲會率有羨餘  
人又咸以爲異蓋君神明內湛燭照數計物無遁情

猝然指摘悉中窾要是以不敢毫髮欺也君生長邑南鄉七都距城六十餘里其地萬山叢立親友罕歟其門年二十餘始隨父南畦公遷居城市故與余交稍晚余指數四十以後總角舊交如陶安生拔萃汪蘇潭吏部何問材太常潘德安明經魯東山光祿魯春雨學博輩凋零殆盡見君相得歡甚嗣後昕夕過從靡間寒暑二十年如一日邑有善舉必偕君董其役君黽勉奉公不辭勞瘁事歲而功不居當道無有知君名者亦可見君之狷介已君體素強無疾偶染微疴沈困牀蓐者五十餘日侵尋委頓遂致不起余



謂君病若遇良醫可以無死而世無和緩不能箴膏  
盲而起廢疾嗚呼其命矣夫君生於乾隆庚子年四  
月初五日卒於道光丁酉年七月初二日春秋五十  
有八贊曰恥爲鄉愿兮而學柳下惠之和塵海紛華  
而汨沒兮君不肯沿流而隨波若竹箭之有筠兮貫  
四時而不易葉改柯喜友直諒與多聞兮以文章道  
誼相切磋余性落落而寡合兮生平同方與同術者  
無多見君言必信而行必果兮謂久要不忘者非君  
而何忽歲月之徂謝兮吾不能爲君揮魯陽之戈感  
死生之異路兮撫遺容而老淚滂沱

余偶購得玉臺新詠中有詩箋乃擬古四章不著姓名似膠漆之交後至隙末然婉而多風可謂怨悱而不亂矣其詩曰投我以書報之以畫畫中有詩其人宛在投我以錦報之以羅羅輕錦重傷如之何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同坐春風竟成彼此投我以玉報之以金相期永好無有遐心

孟子言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與禹貢水道多不合因作論而解之曰據戰國之水道不可以釋禹貢據水經之水道不可以釋孟子禹時淮泗斷不注江故揚州貢道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孔傳沿江入海自

海入淮自淮入泗說本精確後儒概以爲僞而斥之  
又求淮泗注江之蹟而不可得則以水經注泄水之  
濡須口施水之施口當之夫濡須口爲泄水注淠淠  
淠之處原未嘗與江通况經明言泄水與淠水合西  
北入于淮注以泄水上承淠水北仍注淠故總之曰  
亂流同歸是經注釋泄水經流甚詳又無支流可以  
附會若謂肥合於淮肥分爲施施注巢湖湖水入江  
今以水經論之經于施水明云從廣陽鄉與肥水別  
東南入于湖則施水本與肥水別流不能相合惟注  
言施水受肥于廣陽鄉似施水從肥水分支經注已

自相違異今欲據以釋孟子不得不舍經就注以證成其說而經與注之孰是孰非又不暇顧矣且禹時貢道果可由江入湖由湖入施由施達肥由肥達淮則禹貢但云沿于江達于淮泗可矣何必錯出一海字乎竊疑孟子言決汝漢者決汝入淮決漢入江汝與漢施功皆用決故總而言之注之江專指漢言不指汝言蓋江淮皆發源注海爾雅之文甚明汝本入淮漢本入江自故道就堙故橫出而爲患決汝入淮則汝治決漢入江則漢治然江自受漢以後江之勢益大淮自受汝而後淮之勢亦大至於下游淮泗與

江彼此泛濫互相貫注而莫可分別故必排淮泗不使之注江而後江與淮泗各得安流而入於海趙邠卿所以訓排爲壅也蓋孟子本當云排淮泗決漢而注之江因與汝並言決不得不先敘汝漢而後及淮泗古文每有此文法說者又據班志安豐禹貢大別在西南鄭康成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見尚書正義故城在今安徽霍邱謂古時漢水直至安豐故可決汝入淮決淮入漢信是則孟子當云決汝淮而注之漢矣况禹貢導漢明言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則漢水入江尚在彭蠡之西安得復至安豐界也

且古今山水容有同名必執安豐之大別以當禹貢之大別則穿鑿而不可通矣杜預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此說最爲得解

武昌張松生

邦棟

與余同舉嘉慶甲戌科進士由新

昌令移劇蕭山暇日出其政績圖囑題余應以二律

云剡源水漲綠波平天姥峯高翠黛橫九曲溪山縈

別緒百錢父老送行程披圖恍聽神明頌握手尤欣

臭味情話到師門真不愧

甲戌會試偕余同出桐城姚伯昂師門下甘棠

桃李滿春城江鄉迎得使君來潮上西陵日雨迴要

築金隄資砥柱

潮囀西陵鎮時改建條塊石塘尚未歲事

更調玉燭上春

臺風濤逼歲魚噴浪

甲申歲杪盛漲南鄉土塘潰蟄麥苗有被淹者

雨雪兼

旬雁告哀民困蘇時公報最農桑溝洫倚長才

論語如其仁如其仁兩其仁字應上未仁而言仁字是全章問答主腦兩如字頗不得其解孔傳曰誰如管仲之仁朱子因之謂誰如其仁者於如字上加一誰字便是增益聖語矣竊謂如當訓乃未敢自信及讀王伯申尚書釋詞渙然冰釋可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王尚書曰如其仁如其仁言管仲不用兵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也○又詩常武如震如怒大戴禮少閒篇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王皆釋如爲乃端履案君如財之之如不若訓爲則義更明顯

如猶則也

釋詞於論語多有異訓今去其常語而錄其別釋於

左 學而篇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無不漢書谷

永傳引作居不求安食不求飽為政篇季康子問使

民敬忠以勸以猶而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其猶乃也其與

乃同意里仁篇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一猶或也惡不仁者

其為仁矣矣猶也也矣也一聲之轉故矣可訓為也也亦

可訓為矣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此若猶也謂此人也於

子與何誅於子與改是與猶也也猶言於子也何誅於子

也改是也雍也篇今也則亡也猶者也子罕篇今也

亡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也猶乎也歟也雍也篇井

山川其舍諸諸之乎也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而猶

重刊子罕篇改 卷三



與也言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女得人焉耳

乎耳猶言汝得人矣乎泰伯篇吾無間然矣然猶焉

篇皆由也不得子罕篇偏其反而漢書韋賢傳注曰

其死然並同鄉黨篇便便言唯謹爾爾猶而色斯舉矣

已而同公羊哀六年傳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休

然也注色然驚駭貌先進篇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不無言人無有非其父母昆弟之言也方六七十如

也五六十也如猶與由之瑟奚為於某之門以為猶皆不及

門也也猶子路篇又何加焉焉猶陽貨篇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惡利口之覆邦家也○端履案古也者通

用左成七年傳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  
方猶言此申呂所以爲邑者以是爲賦以御北方也  
也字當釋爲者杜注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  
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未免望文生義微  
子篇而誰以易之也以與言誰與易之也子張篇無以  
爲也爲語助也言無用毀也皇侃義疏使無以爲訾毀邢  
昺正義曰無用爲此訾毀皆誤解爲字顏淵篇何以文爲子路篇  
亦奚以爲季氏篇何以伐爲並同是語助堯曰篇允執其中允猶用也言用執  
其中也猶之與人也均猶均也猶之與人均之與人也物  
相若則均故猶有均義

衛藏圖識凡圖考二卷識畧二卷蠻語一卷馬少雲

揚盛梅溪繩祖同輯前有魯華祝序所記道里程碑站

最爲詳悉此赴藏者必不可少之書也因與西域聞見錄合爲一函藏之

圖識言西藏之地有四一曰衛一曰藏一曰喀木一曰阿里轄六十餘城拉擦居諸藏之中又名中藏至京萬有二千餘里後藏在前藏之南至京萬有三千餘里喀木在衛藏之東至京九千餘里阿里在衛藏極西至京萬有四千餘里

又言西藏燈具狀如弓鞋俗傳爲唐公主履其炊爨具狀如幞頭亦傳爲唐尉遲敬德冠番人仿而製之也

又言西藏以賽蘭香供佛佛經名伊蘭花花小如金粟特馥烈戴髮髻間香可聞十步經月不散後漢書所謂伊蒲之饌也

又言西藏不產竹其識字頭人番民所用竹簽倍極珍惜有自內地攜竹器至藏者輒不惜多方購致

近得張沅白桃花立軸秀麗絕倫一時題詠者四人爲備錄之 十丈紅塵飛紫陌掩關閒煞踏青屐梨花勻面柳伸腰客裏春光總浪擲忽聞素豔倚東風叢叢深鎖梵王宅淺碧深紅千樹嬌得此一枝都辟易檀窩破笑蕊初圓玉靨含羞苞半折錯疑扁舟入

武陵恍見仙姝下姑射平生好花如好色不遇傾城  
雙眼白天姿淨洗粉和朱佳名應賜秦與虢想見世  
尊微笑時月籠雲遮爭愛惜縱有芳情引蝶蜂可無  
好事護鈴索見嗤塵俗爲態幽未遭攀折緣地僻人  
生榮落似此花彈指韶光屬陳迹當歌不飲更何爲  
鏡中兩鬢霜華迫列炬燒紅照晚妝重來莫待花狼  
籍陸師此地宜空色濃花亦澹來碧鄰天上種紅誤禁  
中催燕子初相識鸚哥莫浪猜驚衣緋未著鄂被錦  
難堆烏牖窺何處胡麻噉不迴雪迷洛陽道霞幻武  
林隈仙骨金丹換塵心玉繚摧舞圍居士座獻上世

尊臺元觀悲陳迹  
嬌山悟別裁  
憎塗雲母粉  
肯浣夜明苔  
鈿盒眉從埽  
精盤手自揆  
妝除釵孔雀  
曲罷柱玫瑰  
小厝虧深注  
單羅避遠埃  
吳娘鹽昔昔  
卓女雪皚皚  
嚼盡朱霞氣  
燒完劫火財  
銷魂長黯黯  
映石獨鬼鬼  
影不勾流水  
華仍吐蟄雷  
對宜冰鑊簞  
酬只玉交盃  
憶昔繁華夢  
當春匝匝開  
溫磨因日醉  
癡困仗風培  
上苑千重綺  
芳林一樹纔  
別時韓愈李  
折處貴妃梅  
鄴下遨場簇  
邊鸞畫譜該  
公平顏點染  
夫也呪遲回  
忍爲胭脂死  
深防露雨垓  
唾壺猶有淚  
蠟燭儘成灰  
不意光明地  
偏於麗冶魁  
妾統裁作素  
郎玉小

宜顏自笑非爭媚無言更息厖馬驚霜練匹鶴異翠  
禽胎片紙和煙浣輕歌入夜推霓裳聲益擅郢客調  
同哀會解東皇魘能持鬱壘災膏猶梳霧髻醋可貯  
雲疊天意憐殊絕吾徒悔豔才高人中崩劣羽客裕  
毳毼露井猶輸此波斯足駭哉莫隨柳絮亂錯認杏  
花媒頃刻冰肌理多生慧眼恢紛紛好容澤留與類  
嬰孩胡紹安聞歷花意遲他鄉春思眴度柳馬嘶歇供  
草僧飯鼎虛白何時生空色此中宵漢廷留別種漁  
郎問津窈深紅苦爛漫重碧困繳繞素面與天看芳  
心竟誰挑冷著霓裳單靜嫌玉佩擾盡情出輕薄一

意入幽渺和雪蘄無痕倚風笑漸杳宜殿寒梅塵似  
拉穠李騁物理重孤清人情矜絕少浸酒玻瓈空簪  
髻燕釵皦月上半有無燭照頗明了疑下姑射仙愛  
此佼人憭情知前度迷怨結五更嫋別裁浣花箋詩  
成到白曉

陳聶恒

乘閒選勝梵王宮冷絕幽香愛此叢

吹入武陵疑是雪映來人面不俱紅留將素質塵埃  
裏占得濃春淡蕩中庭院蕭條苔徑靜無言未肯嫁  
東風雪樣精神柳樣腰天然真色顯清標枝輕也欲  
迎風舞豔極還愁見睨消淡埽雙蛾嫌膩粉不盈一  
握試單綃往來多少看花客肯信春風第一橋

陳錫恒



聶恒  
之弟

論語放鄭聲穀梁宣元年傳放猶屏也白虎通孔子  
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  
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漢書地理  
志土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會聚故其俗淫鄭詩  
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  
女方秉蘭兮洵訂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  
也是漢志引詩以證鄭聲之淫非謂鄭詩淫也樂記  
正義引五經異義命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  
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

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  
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是許  
君亦引詩以證聲之淫其實鄭詩皆譏刺時事而託  
言男女故孔子列之於風與鄭聲之淫無與也周禮  
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注淫聲鄭衛之音也

又遠佞人佞人殆廣雅釋詁遠疏也大學亦曰殆哉  
鄭注殆危也佞人不可親近者以其人可危也春秋

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穀梁傳鄭詹鄭之佞人也秋

鄭詹

公羊作瞻

自齊逃來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

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解詁蓋痛魯知而受之行其

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此是佞人  
殆之證說文佞巧譎高材也佞人所以當遠而不可  
放者古者事鬼神非用佞不可故祝史之任惟佞人  
能勝之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仁卽佞詳  
見後是周公以佞自居矣故孔子言祝鮀之佞又曰祝  
鮀治宗廟故佞人不能竟廢特疏遠之而已白虎通  
曰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  
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  
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

阮相國師曰佞字不見虞夏書商周之間始有仁佞

二字佞從仁更在仁字之後故佞與仁相近或言雍

也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尚欲相兼夫子言不知其仁

端履案不知其仁言不知佞者之仁故邢疏言佞人既數爲人所憎惡不知有其仁德之人朱子言不知

仲弓之始言佞異於仁說文佞巧譎高材也巧是一

義材又一義柔譎又一義禦口給又一義屬文時當

用何義則可以何義釋之端履案巧譎與高材對文

巧譎卽巧言亦卽口給也不得分巧爲一義譎爲一

義口給又爲一義譎者有巧與不巧猶材有高與不

以巧爲一義則高金滕予仁若考仁卽佞也太史公

周本紀作旦巧以巧代仁巧卽巧譎也長言之曰巧

調短言之曰巧諂卽調之省文